

黄 花 苔

《黄花苔》为作者第一部散文集，1937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，署名芦焚。除《序》外收入散文23篇。

《黄花苔》中个别作品，师陀晚年曾做精心修改。为保持初版原貌，仅在句子改动较大之处，由编者加注，供读者参阅。

序

我是从乡下来的人，说来可怜，除却一点泥土气息，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。假如世界不妨比作旷野，人生也好算作路，那么，我正是带着这样一颗空空的心，在芸芸众生的路上慢慢走着的人。这中间，有时望望道旁，有时听听天籁，有时又歇脚在路畔的石上，瞅一瞅过往行人，想一想同伴和非同伴，也想一想自己。自然，有时少不得也遭逢着小小的悲剧。说起悲剧，文明过火了的世间也真有那么多，纵然舞台上的喜剧也罢，不也大抵以揭示了愚蠢或呈现出含泪的笑容收梢的吗。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因为人是还要活下去，且在走着路。

在人生的路上，我偶尔也捉住一些零碎的幻象和见闻，记了下来，但只是出自随随便便，并非真的忍不住了才写的，故无什可述。其实，活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！

虽是随随便便，数年来也积下一些——可说是散文的罢，现在略加整理，除去一部分将收到别处，一部分被淘汰，一部分找不到下落者外，都编在这里，分为三辑；但是也勉强得很，第二辑就是一片野草。此外是第三辑，当初写的时候，预计尚不止此，后来因为生活上的一点变化，中途搁了笔，过后便再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兴趣。实际纵全部写出也很无味的。

文坛也有如花坛，因为上面时常生出“奇葩”和“异草”，而我写的——犹〔尤〕其这里所收，却是坛下的东西，是野生植物；假如也好比做〔作〕花，那便是既不美观，也无大用的黄花苔。黄花苔就是蒲公英，是

我们乡下的名目，据说也是地丁的一种，不大清楚。但为这集散文命名的时候，我不取驰名海内的蒲公英，也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，取的却是不为世人所知的“黄花苔”。原因是：我是从乡下来的人，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，暗暗的败，然后又暗暗的腐烂，不为世人闻问的花。自然，也未尝不想取一个漂亮点的名目，仿照我们乡下的办法冲一冲喜的，但我想，那运气大约依旧未必会好，结果也许将要更坏，倒不如这样来得老实。这算序。

芦 焚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一日

父亲的酒瓶

看看墙根下几株孤单的小草已经萎黄，再不像夏天有伸懒腰的意思，人却逢着了伸懒腰的时候。灰澹的天空，四陲紧紧的罩住，给人一种不快。天气虽还不到怎样冷，但冬天终归要来的。如果是冬天，风雪的敲打，精神上也许会感到清爽；偏只有这种天气，所至散布着乏味和无聊。近日无端骨节酸软，我清楚这不是病，而只是一时的疲惫。

这种恼要是普通的症候，即无须乎多费心机，只消一个丹方：——把觉睡他一通也就完了，偏生是生活的现象，弄得人没有办法。无意间问起一个学医的人，他的答案是：——麦精鱼肝油，强身健脑汁，兜安氏红色补丸，记也记不得那么多，总之，是不下数十种的一料洋药，而那结论又是——“都不见得有什么效验”。这方面既知道是无望了，便率性加倍的多吃烟。多吃烟更坏。自己虽明知道更坏，却不愿活活的煎熬，因此又暗暗的想，“总之是要坏的，不过是迟早的差异。”如此设想之下，也就释然。

觉得无聊，连书也懒得去看的时候，几个人谈天未尝不是消磨时间的良剂；无如一谈起话来，反感到吵[嘈]杂和不安，很容易发脾气。发脾气是要开罪人的。要不得于是就打定主意：少和人见面。且又顾忌到闯祸，竟连闹热的所在也不敢走动起来。独自坐到绝了人烟的家里，除了自己，是再也没有人气；既不致伤害着别人，也不被搅扰，很是冷清，应该诸事平安。但无端又觉到被遗弃的寂寞。结果还是要动气，向谁呢，身边既又无人，除了自己，那多半是对物。可是停了一刻，发见了

自己的呆气，归根也还是发脾气。逢着这样的绝路，无论怎样的妙法，是觉得全都无望了，最后只好等待刚满三周岁的侄儿涟来救我。他会看眼色，会说动听的话，还很会玩。总之，是乖乖的孩子。当他拿着唯一的玩意——一只小球，仰着头立到面前的时候，便带来一点人生的光和暖意。

“府府喔哩啦！光光，里看！（叔叔，我来啦！光光，你看！）”

刚剃过头，他是这样得意，打他一个脆，便哈哈的笑起来。

“喔，喔扫里 Y，”他难以成语的说，“啊妈戏啊，啊啊活哩（我，我找你玩，俺妈说做活哩。）”

“小凤儿哩？”

“咻凤？甫几道；妈戏戏——拈差哩啊。（小凤？不知道；妈说，说——打她。）”

“那么，你爸爸呢？”

“怕，怕怕甫，甫体喔，差，差 Ka she 爸，爸爸不，不理我，他，他看书。”

谈了一阵，就开始玩：拍球，摸瞎（捉迷藏），他还会逼真肖的装扮老人……他拍手，跳着笑，嘴快乐的叫。直到我们都有了倦意，他嘘一口气，脸蛋漠然的，是他嚷着要回家的时候了；于是无端的寂寞又兜上头来，心里不禁栗然。

按平日的经验，吃过酒是可以得到睡眠的。酒本来已是一年多不曾接近，既有如此的效能，也不妨就破破戒。很容易的就记起挂在床架上的酒瓶，无意间曾经碰着，也还哗啦哗啦的响，想必是几时留下，忘记了喝。爬上床去，将酒瓶取下来，即又转去找茶杯。

“牙牙的！啊，牙牙的！——府府（爷爷的！啊，爷爷的！——叔叔）。”涟儿不知道为着什么大声的嚷着。

“什么呀，哎？”茶杯找着了，我有些愕然。

编者按：此注为作家修定稿所加。“脆”，就是在剃光的头上打巴掌的声音。

“牙牙的，”他指着酒瓶；看，拉系牙牙的（那是爷爷的）。”

孩子的为什么大惊小怪，我恍然大悟。

酒瓶并非什么贵重之物，磁既非细货，也不是什么古董〔董〕，只是那么乌溜溜的，大可以盛一斤酒的东西；上肩有三个鼻，一只小坛子的模样，凭心而论，也还只是一个平常的瓶罢了。这瓶虽也颇有点年纪，却不大惹人注意。对于它的历史也不甚清楚，想来也曾见过一些人间喜丧风云的罢。

父亲不是善于饮酒的人，酒量同祖父的相差不远。听别人说，他青年时期并非这样不行，是和平常的一般，能饮六两，甚而至于半斤。但到我们会吃酒的时候，反而不如我们，他只能喝那么大的几杯，且不常接近。然而这只是多年前的话，近年来因为不在家乡，虽时有信札往还，但也不过潦潦〔寥寥〕数笔，故对于他的景况不甚清楚。据家里人说，因为家运的不幸和身边无人，父亲常常感到寂寞和悲哀。那么，是因此渐渐和酒结缘的罢。

据我所知，父亲下酒的菜蔬也不大讲求，大抵一样或两样，如自己家中所有的糖蒜，韭花，酱豆之类，冬天多是五香花生仁或咸兔肉。这时，我猜想，借着偶尔的机会，涟得过父亲那里去，竟兴勃勃的报到一声：

“牙牙，喔哩啦！”

“来啦吗，好，好的。”

父亲这样应着，一边抚摸着那小脑袋，一边呷酒。盘算着日里的事，而心却坐上火车，到了北京，或在游历荒山大川。待咕嘟一杯酒下肚之后，他板了板那生着像西风劲草似的胡子的唇，轻轻叹一声气，然后剥食着花生仁。涟仰着脸，玫瑰色的小手扒住低矮的桌沿，嘴里津津的响着。

“牙牙，拉系喜八（爷爷，那是什么？）”

“酒。喝吗？”随后父亲又喃喃自语道，“唔，喝不得。”

但他已明白孩子垂涎着什么，即撮给几个花生仁或撕一片兔肉。

“牙牙，拉系喜八？”在那小脑袋里，“酒”这东西似乎太古怪，古怪到不好记忆。

“酒。”

“Cho？”孩子思索了一下，很认真的说，“Cho. Cho 哈乞 蜜 哈乞（酒。酒好吃，蜜好吃）？”

“唔，都好。”

父亲是独自饮着苦杯，因为受不住骚扰的苦，带着他孩童的天性，宽大的爱心，美丽的幻想，也带着他正义感的庄严，寂寞和悲哀，默默的死去。

“喔乞蜜，不乞 Cho 辣辣。”连撇了撇嘴唇。

说着拄着一根柴棒当做拐杖，装扮作老人，连他也无限寂寞似的走掉了。目送着那孤单单的幼小的背影，想起父亲的死给予这小灵魂的印象：我时常看见他独自在大路旁，用浮土堆成坟墓，有时是玩的正好，会忽然“牙呀，牙呀”噙噙的哭起来。假如父亲还在，秋后的河水已经浅下去，这时我们正该捉鱼，河床里将依旧呼喊着他快乐的叫声的罢。

“拿大的呀，拿大的呀！”

数年前，也正是秋间，父亲高高的卷起裤角，立在水里，一面向堰外泼水，一面是这样锐着嗓子嚷的。但一看见旁边出了漏洞，即忙塞上一把泥，还低声说：

“喔，喔，我入娘，这里跑水哩！”

那模样，完全像一个孩子。他一直保有着天真的风采〔采〕。

在黄昏，那大半是到田野上走走，一面散步，一面对论着政治，做人，庄稼。总之，虽是没有进过学堂的人，而对于各行各流，倒都有着说不尽的兴致。讲起来，也许会觉得奇怪的，就是他从不以父亲的地位自居，只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。当他对于我们的意见有着不满的时候，那

编者按：作家修定稿此句之后加了“塞到他的小手里”。

② “蜜”即乳汁

便尖着嗓子嘲笑，而声音里却响着无限的温爱。有时也责斥人，但并不严厉，只教看看脸色也就完了的。可是也并不糊里糊涂的放纵。他用行为教给我们正直，也教给爱人。

父亲死了，瓶却留着。

“还是埋了罢，父亲的酒瓶。”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和大哥商议。

“ 噙，”大哥应了一声；埋了也好。”

这时，一旁的嫂嫂忙插嘴道：

“我想倒不如送人。”

但瓶并没有送人，第二天终于悄悄的埋掉了。

一九三二年秋

附 记

写这稿子的时候，是在一九三二年，乡下的老屋里，父亲刚去世不久；回想起来，约当九与十月之间，因为记得已是秋老地荒，黄昏时，常常伴着涟去地里刨白薯。现在，将稿子整理一过，而涟夭殇已将近三载，料不到竟成了他的纪念物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夜焚记

编者按：此处写作时间系作家晚年补增。

这 世 界

小车站正和它本身的构筑相仿，常是显得单调而且平静。被炮火熏黑的处所，已经一番修葺，洗刷涂饰得不留丝毫痕迹，所以可惹人注目的事情是没有的。那灰色的外貌，老在人的血管里注入疲倦，只有夏季情形略微不同。

德国槐已经昌茂的焕发着了，远望去像一座陶醉暑熏里的小小别墅。四围环绕着的绿荫，一阵风过，摇摆有如烟云，同时发出一声满足后的、懒洋洋的叹息。至于车站上的杂役们，则漠然处理着事务，永远对匆忙表示不屑的神色。他们缓缓移动着脚步，不管作事或闲谈，口角常是刁着一支香烟。许多事物无意中给这车站涂上一重懒散的色彩。它又衰老又孤单，时时在叹气的样子，像低头回忆几时曾遭受过一次骚扰，或寻思那如烟如雾的梦境。

夏日吹着无定向的风，仿佛什么人嘘的一口大气。太阳光耀着绿的原野；原野冒起黄烟，患着热病，窒闷的喘着。

“打死我罢 唵 唵 ——”

空恬的原野上，起了呼喊声，就在这车站下。呼声随即就消失了，沉寂又重锁了这幅天地。但那呼声的尾音却像一声哨子，尖利而且可怕，至今似乎还刺痛人的耳朵。

车站的前廊下只有一个预备搭车的旅客。他打一个呵欠，竖起头来望了一望，将鼻准上的苍蝇驱〔驱〕开，便又倒下头去打瞌睡，红头皮上的汗珠仍继续向下流去。

沉闷的空气压灭了蝉声。

“打死我罢……”

呼声又起来了，是一个女人的。这声音既不是乞求，也不是怨尤，只不过突然起来了，又突然消失了，很寂寞的。

闲散的人渐渐赶来，渐渐的围上，看着这出活剧：一个男人在捶打一个女人。脸上蒙着灰尘，浸着汗渍，大家默然立着。头顶着辉煌的阳光，任汗珠蚯蚓似的往下流，短褂渗湿了，裤子渗湿了，皮一般贴在肉上。脸上是平静的，毫无异样的表情，只因为这一切都已看惯，连男人打女人。

只见那汉子紧扯住妇人的发绺，另一只拳擂击着她的胸膛，鼻孔不住发出哼哼的声音。他不停的喘着，胳膊上只剩下骨头和高高绷起的脉络。汗珠里混合着泥，滴在女人的脸上，很难看出他才不过是三十挂零的人。女人呢，大约也是三十来往年纪，本来就很稀薄的头发，一部被扯掉了，一部还捏在男人的手里，另一部披散在额上同耳际，看去更是稀薄的很，有几处连红红的头皮也都露了出来。她扁平的胸口敞开着，缓缓的，但大量的在一起一伏。脸色也许正和她的生活一个样，灰澹而且寂寞，却很正气。她没有泪，也不哭泣，只单调而又微弱的呼唤着：

“打死罢……”

观客挤动一下，随即又静下来，大家只要看，也觉得只该看，谁也不言语 因为是“闲事”不应该多管的。

那汉子将女人扯翻在地上，一味的捶打，通过观客的意识，那应该是“正义的拳”，更不该多管了。所以女人能不哭，也不流泪，似乎连挣扎躲闪的意思都没有，尽让拳头落下来，承受着。为什么呢？这也似乎是大家早明了的，正不必问。

那一对男女也许是夫妇；唯其是夫妇，才应该这样的罢，否则，有那么些日子恐怕真要闲却了。对于这双男女的家世，看客很也〔也很〕瞭然，只消低头想一下，便活现在眼前。可是那汉子显然已被折服，虽然挨打的并不是他。那不怎么粗壮的手腕松开满握的头发，一绺被抛到

泥土里。一双眼很是空洞，茫然的望着，却避开别人。汗沿着污浊的固道，从额角滚下，到颧骨那里就分作两支：一股由鼻洼奔向嘴唇，一股经腮巴直扑颈项，俨然是两条蜿蜒的小河。唇抽搐着在打颤，一面很费力的喘着。

“走！”

这是命令，应该很严厉的，但却变成沙哑的了。

蝉止住叫声。

天上没有云，没有空气，但耳边却有一种琐碎的微音，不歇的骚嚷着。车站同无尽头的绿色的原野在太阳的白光下浮动，发疟疾的一般。

离车站远远的铁架上，安全信号已竟转上去，岔道伏也在闸口那边站妥了，等待着一次快车进站。

“唔 这天 真像蒸活虾米的。”

一个站役抹着额角，退了出去。

“好看罢，”他说；要吃母猪肉哩！”

用手巾扇着风，便急急向车站值班去了。

女人以两膝跪起来，吐一口痰，马上便消没在灰土里，剩下的涎条挂在下巴上，混合着泥和血，在太阳下闪动。她望着车站的红尖顶，喃喃道：“打罢。”胸脯急促的喘着，合上眼，重新等待捶击。

那汉子啐了一口，重新跳上去，看去气势很不小。他咬着牙嘶嚷道：

“你‘卖’教你‘卖’……”

每一拳下去，必然用鼻子哼一声。

“我‘卖’也吃在你肚里呀……”

女人重新在泥土里翻滚，这次似乎真的要哭出来了。

四周腾起了笑声，自然又是一番骚嚷。

“走！”

那汉子停下来，两手战栗着，有点羞愧。

突然一阵扰嚷，人齐向车站奔去。

卖西瓜的孩子被人闯翻了，躺在泥土里，号哭着，滚去滚来，像躲进

泥淖里睡觉的猪。西瓜埋在灰尘里，经过一番践踏，单剩下皮，木梳般
这里那里摆着，苍蝇已经赶上去在上面啃。

太阳的白光照耀着：这世界！这忧郁的大地！

绿的原野在无限的静寂中喘息……

劳 生 之 舟

捉起笔，看着炉火渐渐息下去，还是一个字写不出。

一个人死了，按友情说，是不应该。说得恰当点，大有多寿几年的必要。可是他死了。就眼下的情形讲，是“死无遗憾”，正如他所期望，是已得以安于福地。

记得曾有人肯定的说，“死是世界所有的事件中最合理的。”意思即从未冤枉过人。立在某种基点上未始不可以这样主张，可是一想到他的夫人和四个——也许是五个——只知要穿要吃的小斑鸠，总觉得他还应该多活上十年八年。

达观或悲观一点看，死未尝不是人的大福。但为死者写挽联或哀辞之类，却流于游戏，更近乎愚昧。按现在的流行，出纪念册印遗墨都时髦不过。但这和争遗产涉讼只是达官贵人身后的点缀。他死了，财产既一并带入了坟墓，大抵也不需要什么张扬；况且也不会有那笔款子去做。

因为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死后已无利可剥，留下名字似不大必要，即令留下也不怎么光荣，故暂用罗马拼音的字首——H 代替。

H 君在同学中是“幸福”的；十年前他是唯一有爱人的人，所以又是被嫉妒的人。但毕业之后，谁也不再把这幸福和嫉妒放在心上，原是各奔前程，大家再也无暇想到别人。

去年，因为一点变故，我回到家里去。车单调的在行进，外边绿的莽原上落着雨。已经是夜间。很想睡过去；但孩子的饿号，三等车特有

的汗臭夹杂着阵阵的干咳，使乏惫了的神经一点也感不到宁静。

——多讨厌，静一息不够更好！

这样想着，无意的，眼顺着很凶的咳喘逡巡过去，最后投到那将近中年的男子身上。觉得很面熟。那人咳了一阵，接着打了个呵欠，仿佛也正受不住旅途的寂寞。

“认得吗？”他低声说；“该是很倦了罢……没敢打搅你。”

他勉强笑着，几乎有几分凄然，话说的很不顺畅。

认得。

那无沿的近视镜，那略有雀斑的清癯的脸……正是 H：……我稍稍吃了一惊。

“哎，天假之缘……咳咳……”

他用手绢掩住嘴，咳反而愈凶犷的涌上来。

“感冒？”我迟疑的望着他。

“噤，”他略微仰起头，两颊泛晕，很容易看得出他回避着什么；但终于频蹙着眉，嚅嚅的说，“这……你能料想到吗？料不到的……整整七年了。”

随后又一个人独语着，“哎，七年。”

照例的谈了一阵近况，他说七年之中，已有过五个孩子，微天之福，两个安然的死了。以我所知，那时他该有四个孩子擅[贍]养：早死的第一个妻留下一个，已是该进中学的年纪了罢；其余三个，即是幸福的，也就是所谓爱的结晶。

因为孩子的哭啼，谈话不得不暂时停住。他低着头，尖削的肩膀幌[晃]着，似乎不安的在思索什么。

“尊夫人呢 还好？”

“唔，还是那样。不过，咳咳……哎……”

等他抑止了干咳，我又有意无意的加上一句：

“您是幸福的，记得那时都极羡慕。”

“幸福？”定在我脸上的眼，也许因为咳嗽，或者为着别的，盈漾着泪。他急忙背过脸去，凶恶的咳喘又在膀尖和胸部撞击：“你知道，

个人的眼中……”

眼落到那单薄的背影上，我一时挪它不开。虽然他不曾把要讲的说出，仗着直觉，模[模]糊的也觉察了他的意思，并为他感到淡淡的，但也是人生平淡的凄凉。幸福的开始，常会规定一个人的命运；仿佛博赌轮盘，谁能逆料呢，幸运将落在哪一点上！更不清楚何来的启示，感到人生也有如一匹白鸽，在灰色的空间翱翔，晦暗的阳光给留下了孤单的影，在苍茫的原上。人生是太寂寥了。谁都追逐着幸福，任凭是“侥幸”中才能获得的也罢；而幸福正在前面溜走，躲闪，逃避，留下了淡淡的影子，却永不回头。直到在人眼前快要消灭的时候。忽然的又显现出来，以活跃的姿势。终于——

“你知道，”停了一刻 H 君说，“据懂得幸福的人解释，它和……总之和世间所有的存在一样，一样，到处存在着……譬如举例说叫化子有叫化子的幸福……戏子……有戏子的幸福，这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享受……是专有的。说是能否幸福，只在会不会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应付空间。这样讲，……我是失败了。一个平凡人，需要相当的钱用，而七年中我一直吃着三十元的薪水……”他伸出三个指头，“我却已经是四个……”

他的声音异常衰微，几乎只有苍蝇翅膀上的那么大小，还要为喘息经时的停下来，夹杂着呕心的干呛。送过一枝香烟去，他摇摇头谢绝了。

“有了家室了罢？七年，哈，记得那时你还是小孩子哩。”

“嗯。你却更像书生……”

“气味浓吗？”他将头靠在窗上，“哎，一个人的一生是很难逆料的，没有想到，很快的这就——”

他颤抖的两手盖住眼，一时间在厉害的发着喘。我懊悔说出那句不事检点的话。

孩子又烦人的号啼着……

暂时合上眼，我不愿知道车到了什么地方，只想着——一只小艇，却荷着重载，冒着风浪，在险涛里挣扎着慢慢航行。单就眼前的 H 说

罢，幸福的梦曾开过丰满的花朵，而家一落到肩上，什么全没有了，全破灭了；捱着无味的日子，拆〔折〕驼了脊背，耸起了肩膀，而那重荷，却是抛都不得抛开。

幸福的园呢？幸福的园是荒芜的。

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，上下的人很冷落。H君提着小箱，递一张卡片过来，急喘的苦笑着道：

“这是地址，有空希望你有信来。”

车站包围在凄苦的风声和雨声里，H君提着小箱的瘦削的背影，在雨中昏弱的灯光下摇曳着，不久便在夜色里消失。此后即不时有信札来往。有一次，他非常痛苦的写信来说：

“……罹了这不可挽救的病，据说是肺病。这样告诉你，实在很罪过的……妻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从她身上，我已得不到丝毫安慰；但也怪不得她，因为已是就要当四个孩子的母亲的人。有时，几乎是每天我感到寂寞，却死不得，可不是你看……是的，我常常希望，但不知能否看见光明到来……”

很明白的，人还希望得救，他是那样热烈的想活下去。

近时很少得到他的消息，写了封简短的信去，却由另一个地方寄了一张镶黑栏的明信片来。H君没有见到他热望的，预示在眼前的光明，就平淡的死掉了。

炉火更晕红下去，然而能写什么呢，对于死者。